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卷五

宋　羅大經　撰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

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剌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葢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

兒之禮彿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説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楚爲呂臣奉巳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巳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懐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爲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温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

字下有田字也黄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
章子厚駸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儋
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
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
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頴十餘年乃
終魯直竟卒於宜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閫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
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温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妾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

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黄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嶒
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
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恠
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遊焉燭盡
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
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
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
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瑰奇恣搜討月闕青瑶

房方隘疑永巷峩敞如華堂玉橋巧横溪瓊户正當
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擊撞鼎鼎左顧龜㸦㸦欲吠
尨丹竈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摶嗑千恠聚絢爛五色
彰更無一塵涴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
湘神鬼妙剜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皦日
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
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
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畧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

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撑入詰屈而行水
清無底兩岍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
見一大星烱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
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
峻絶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宜春傳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戶
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
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

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煑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為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𨚗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

節甚工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眞有哀痛之誠將帥眞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

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遥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

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雜則重滯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
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
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
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
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
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

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温松翌日有廖雲喜甚
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
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盖視為塵垢粃糠藉曰
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
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
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簒奪而分其富貴是果
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

矣東坡云劉聰聞爲遮須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幷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

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楊慈湖詩云山禽説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凈几横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居

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没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開知告其父具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樁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容矣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

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

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歴交收飯熟按歴給散㝠至則
掌㝠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欵以五酌但隨堂
飯食夜則卮酒杯羮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
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
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
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
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
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虚空自有

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
折人壽經營太甚逆天命定定定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
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
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
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
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劒以忠鯁南遷幸
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

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賛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横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

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緑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褁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

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覲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頴

昌山水作思頴詩退休竟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㡬
廬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
之云六一先生溥吉州歸田去作頴昌游我公不向
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游
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
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東坡賛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

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

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丈公之爲名言也葢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覿除閤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覿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

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賵魯國何為而考其宫令也歸賵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宫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

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

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寛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絷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徳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

配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殁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

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横不如歐史矣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絶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羮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窓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啟關藥窓誰伴醉開顔夜来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来雪滿船

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来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来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擕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

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来雨濕衣張演云鵞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酔人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緑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顓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

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五

鶴林玉露卷六

宋　羅大經　撰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鋭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欵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

劣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

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絶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

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惰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耡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

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寖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樲棘為美檟認稊

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笻送鴻而去奇語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羶饑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

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

以奇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

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修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為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没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

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
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
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
如狐鳴魚書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亦帝之
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
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
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寀無日

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蝤蛑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葢蝤蛑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胷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

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為慶歷

也由人事也由天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常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司馬溫公王荆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為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揚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禄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沈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佘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

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
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
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
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
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
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
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

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叓之詩人没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漼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閑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

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横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歳答曰恐妨同坐者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别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絶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廏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

太僕廨舍國馬皆在馬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
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胷中若能
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
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
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
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
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
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

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

即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

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

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説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説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説上帝之命反制於一坏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

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

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
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豈是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内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
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
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
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
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
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為

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柰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説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顔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

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脱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為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黄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

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敵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敵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

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游誠之南軒高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

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
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
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推桃李留得疎
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閑處
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専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
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
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

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

鵡乃指為鳳凰鸑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黄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拍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
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
李公甫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
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唐李商隱漢宫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
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
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

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令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鞌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

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

此類是也項羽乞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

猛之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貢生臣朱鎮

謄録監生臣諸澄鑑

鶴林玉露卷七

宋　羅大經　撰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吕頥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葢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吕元直不猒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専私三罪斥容齋且

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
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緑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㵎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

翁溪友得令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

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

令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

峰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

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家嗣東山先

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槀云覆羮真得皂囊書錦水

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鉤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

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暘宫方

啜羮左右來告驚懼羮覆于手手為之傷曁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迹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齊非當塗也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京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

際顔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宫宜復紫衫為便上從之葢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襴幞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襴幞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静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衣冠涖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

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幞揖毋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

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横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

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説之叔友拾其遺説而附和之則過矣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宏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鷄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顔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孱不滿隅

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

子宋璟不與内侍交語明皇深加歎奬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宫女入宫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馬行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啓閈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奨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附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頥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畤昔事譚稹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

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

者賈子云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

玉瑩兮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

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

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

姊夫楊君玉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

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呉

巴子云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令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

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亦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盻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

如更新法傅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惟有大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鄰初參大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鄰詩云父母人皆有儀

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鷄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歘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擊節一時傳誦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

則當為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夘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歷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歷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丁常任毘陵人淳熈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

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

命除淮漕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澒洞不可

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

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

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

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

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

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别歴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彦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

家廟謂剥民産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應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

祖定天下令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林勲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為步步百為畒畒百為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

川澤與夫磽峭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三
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
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
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
之養數口之家葢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
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
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
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

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羣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閑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

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羡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隷農皆得買羡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隷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羡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羡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得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張宣

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況均田乎

横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名公名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

所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也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邱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

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象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隗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

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

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

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伯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顏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阨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

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

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聲搏豪强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令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

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删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

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
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
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
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
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通
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
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
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

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懽遠為千歳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説得更好葢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静亦静動亦静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宋寳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

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内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韻書釋珓云䣹盬幽㪅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七

鶴林玉露卷八

宋 羅大經 撰

常州宜興縣黄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黄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黄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鞵藤杖醇醪羔牛誠不如白酒黄雞玉户金鋪誠不如

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旣别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葢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屛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

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内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

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名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嬻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緑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名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

皆炯自如者也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韀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

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絶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絶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

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

言外其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黄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兹遊最奇絶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

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

太真宫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朶可天顔壽王不忍金宫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屛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宫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凄凉晚歳收用衰落懲創刓方為圓者多矣吕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鼂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

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栽務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東坡批答吕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

任之非仁人也葢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隣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彦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彦恭辰陽陞升之泰發姪壻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彦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

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
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
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
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羸
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頴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
畏其天誠有可怖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
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

下以次啖羣蛙羣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葢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揺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斸醬矣葢蜘蛛揺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

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為莫己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臨其軀也世之人昻昻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强弱哉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

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末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

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黄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黄裳之義也别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

服又謂之便服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為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

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庶人之雛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雛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人蓋百世不共戴天之雛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鼂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

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踈
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
可乎哉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
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
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
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
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

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絶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

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凛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

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然

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

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

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麽用如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

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

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

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

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令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葢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葢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

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迓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亦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

匼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恐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兖王假山成請宫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

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旣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葢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葢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决身殲之歎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葢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

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録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强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

我師陷没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蠻日始知

心服范希文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

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為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

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巳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

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軍羣情賴以

不揺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㑹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彦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

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覔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絶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晝師以冠裳冩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

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八